

中大物理

系友會紀念會刊

創刊號

2005年11月

十廿卅

序

2 系主任 張元翰教授

4 系友 王敏生教授

系友回娘家

5 系友回娘家

系友專訪

7 光說不Lag的鹿港囡仔
—— 林松福

10 最接近神秘的亞特蘭提斯
—— 劉家瑄

近況與分享

17 大學部30年

19 大學部20年

21 碩士班10年

因為經費有限，內頁採黑白印刷，彩色的電子檔(PDF 格式)將會放上系友會網站～系友們可自行下載。

也請各位踴躍上系友會網站到“我們這一班”進行身分認證，以增進系友們之間的聯繫，與系上活動通啟的方便性喔!!

[Http://alumni.phy.ncu.edu.tw/](http://alumni.phy.ncu.edu.tw/)

序

系主任 張元翰教授



中央大學物理系成立於民國

57 年、物理研究所碩士班 及物理與天文研究所博士班，分別成立於民國 66 年與 75 年，畢業系友至今已達三十七屆，多數系友皆在相關業界或學術界工作，在各領域均有卓著的貢獻。

回顧系友會的歷程，系友會於 2000 年開始由王敏生教授的號召之下積極籌備，希望藉此加強系友間之人才、資源交流，並促進和母系間聯繫，以凝聚系友們的力量。民國 90 年 5 月 27 日舉行系友會成立大會，計有一百多位系友攜眷回校參與；並同時召開第一次理事會，推舉王敏生教授為第一任理事長。成立至今，除召開數次理事會，建立系友網站外，亦辦理相關活動。

民國 91 年舉辦「半導體產業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乃是物理系系友會成立以來第一次策劃之活動。會中除了邀請行政院研考會副主委紀國鐘教授擔任主持人外，同時也邀請兩位優秀傑出畢業系友，茂德科技總經理陳民良博士及聯華電子副總經理陳文洋先生擔任此次研討會之講者。當日與會來賓除了物理系多位老

師學生外，尚有多名服務於各科技產業之系友，透過研討會達到產業與產業交流；再輔以本系教授群們學術上之耕耘，進一步促成產、學對話溝通；同時，讓在校之同學能夠更瞭解未來產業趨勢，儲備自身能量。

今年 7 月舉辦畢業卅、廿、十週年的系友返校活動，此次活動以輕鬆座談的方式，由資深的系友提供學弟妹經驗心得，暢談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產業科技發展。我們預計每年將定期舉辦校友返校交流聚會，期待更多系友的參與。

目前系友聯絡由在校同學成立服務小組，但物理系友為數眾多，系友們分布各地，早年畢業系友多數失聯，運作上有其困難之處，系學會未來擬推動下列幾項工作，加強凝聚系友會的功能：

- 一、舉辦系友相關產業研討會，以及不定期的系友返校聯誼活動，增進系友彼此的認識與交誼。
- 二、邀請系友返校演講，提供在校學弟妹工作及生活經驗。
- 三、不定期出刊「系友通訊」邀請系友提供相關訊息，為系友們傳遞訊息。
- 四、再次收集系友的動態，一方面瞭解系友的現況，另一方面建立系友資源庫。
- 五、加強系友專屬網站之建置，建立系友間的聯絡網。

- 六、擴大在學生對系友會之參與，鼓勵系學會和系友聯繫(例如察訪系友，收集系友動態)
- 七、建議學校舉辦校友返校日活動，系友會配合舉辦。
- 八、系友會下設各種聯誼會（如各種球類、棋藝、音樂…等)提供系友定期聯誼聚會活動
- 九、建議物理系開通識課程，邀請校外各行業人事擔任講員。

在「系友會刊」第一期的發刊前夕，期待能引起您對系友會的回響，獲得您的認同與支持，並主動與我們聯繫，亦請系友們共同代為協尋失聯系友，我們希望每一屆推舉一位系友聯絡人，協助收集各屆系友們的聯絡地址及現況，部分屆別目前尚未有聯絡人，在此我們徵求有意願的校友。

最後感謝各屆聯絡人及與會的系友，由於您的參與讓系友會能更順利運作，如您對母系有任何積極的建議，也希望您不吝提供。同時我們也非常需要您的支持與鼓勵，歡迎您捐款給母系，我們將以此筆經費作為 1.設置獎助學金 2.獎勵優秀學子短期留學 3.舉辦學術、產業講座及研討會 4.推動學術交流、合作5. 系友會運作經費 6.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等用途。

最後與大家共勉，期許在這 21 世紀的科技年代，超越自己，追求卓越！

中央大學物理系主任
張元翰
94 年 11 月 3 日

系主任小簡介

現職：國立中央大學物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及所長

學歷：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系博士 (1990/06)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學士 (1983/06)

經歷：國立中央大學物理學系副教授 (1994/02-->1999/07)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Lab. for Nuclear Science
研究員(1992/07-->1994/01)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Lab. for Nuclear Science 博士
後研究員(1990/07-->1992/06)

系友兼第一任理事長 王敏生教授



經過幾位
大學部學生的
努力，這份通訊
得以出刊。校友

是學校的重要資產，一所學校的畢業生在社會有良好表現，會提高學校聲望，吸引優秀學生就讀，學校對師資聘任和資源的爭取也會居於有利地位，從而提升學校整體水準。營造一個校友和學校互動的平台，幫助校友和學校的發展，是學校主事者應該重視的工作。這方面的工作需要有足夠的專職人員全力投入，以一個系的力量做這個工作，畢竟力有未逮，但在學校投入的資源不多的情形下，也只能盡力而為，對於學生們的努力，應該給予肯定。

系友回娘家

文/ 物理三 黃佳伶

攝影/ 物理三 工作人員

“十、廿、卅系友回娘家”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便開始籌備,起初是爲了配合二零零五年四月中大一百週年的校慶活動,學校希望系上能邀請畢業十年、廿年以及卅年的系友,回母校參加校慶相關活動,在系主任與幾位教授討論後,決定除了邀請系友回中大外,也藉此機會將此三屆的通訊錄更新,並爲此次的活動發行紀念刊物,且有意將此活動延續下去,期盼能年年發刊,於是由六十四屆系友王敏生教授召集幾位大學部的學生,用電話、信件及e-mail 與系友們聯繫,更新通訊錄的資料,詢問合適的聚會時間,以及籌備刊物資料。



➤ 系主任簡報



➤ 合照

經過了八個多月的聯繫之後,系友餐會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九日以輕鬆熱鬧的氣氛在物理系館進行,約有十多位系友出席參加。

開始先由系主任位系友們簡報系上近年的發展概況,之後大家邊用餐邊互相交換心得,三屆的系友正處於人生的不同階段,藉由他們的分享,雖然人數不多,卻也豐富了這次的餐會。



此次活動是第一次舉辦,經驗稍嫌不夠充足,再加上系友們久未聯繫,聯絡上多有困難,若有系友未被通知,真的非常的抱歉,但希望藉著這次的出刊,能夠更加地凝聚系友們與系上的關係。



► 大學部工作人員

系友專訪

光說不Lag的鹿港囡仔

—— 林松福

整理\ 物理三 黃佳伶



林松福系友於民國七十四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物理系,之後進入輔仁大學光電所,畢業後,進入工研院當工程師,六年後,成立了這支逐夢踏實的夢幻隊伍—上銓光纖,憑著有如初生之犢的勇氣,以及秉持一步一腳印的原則,使上銓在光纖通訊的世界舞台逐漸嶄露頭角,展覽廳內的獎牌以及獎座正式優秀團隊的最佳證明。

以下是訪問的內容,(發問以 Q 來表示, 林松福先生以下簡稱 Lin):

Q: 學長您當初是因著什麼緣故而來到中央物理系就讀?

Lin: 當初其實沒有一定非要唸哪間學校,但因考慮到家裡經濟狀況,所以只填國立大學,按照順序排下來,就進到了中央學物理系。

Q: 那麼物理是您的第一志願嗎?

Lin: 我們那個年代物理已經有點稍稍退燒了,第一志願仍是電機。

Q: 那在大學時,您會不會對唸物理要如何找工作而有過懷疑,還是就順著唸上來?

Lin: 因為小時候家境關係,所以我非常在意以後是否能夠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因此我一路上都在懷疑。我的個性比較外向,喜歡結交朋友,寒暑假時,我北上打工,可以與各個學校的學生交流,打工之餘,會互相分享一些資訊以及意見,這對於那個沒有網路的時代而言,是獲取許多寶貴訊息的機會。

Lin: 唸到大三大四時,一些比較純理論的部分,使我不斷地再懷疑這些東西的實用性,我不覺得它們跟社會的脈動有什麼息息相關,自然而然對於那些學科也比較提不起勁,有些同學總是能拿個九十多分,而我經常是勉強過關(大笑)。

Q: 學長您那時候在大學有參加什麼課外活動嗎?還是大部分的時間都專注在課業上?

Lin: 我的興趣很多元、很廣泛,我大學時是足球校隊,擔任守門員,我也參加登山隊,也會去跳舞,那時候非常喜歡跳舞,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去跳舞,在當時風氣非常封閉的年代,跳舞算是很 open 的活動,所以有些同學會覺得我是一個玩心很重的人,但我覺得年輕人精力旺盛,不管是踢球、登山、或者是跳舞,只要不是做壞事,基本上都是良好的活動,可以結交到許多的朋友。

Q: 那您通常都在哪些時間進行這些活動,會不會有時候因為課外活動兒疏忽了課業?

Lin: 校隊每個禮拜固定練球兩天,就從下了課一直練到天黑,登山隊除了期中、期末考前後,每個月也都會有一次的登山活動,在參與活動的時候,雖然我是物理系一年級,但卻有機會接觸到電機四年級、經濟三年級...等學生,豐富了我不少的見聞,我覺得滿不錯的。課外活動要參加,當然課業方面也不能荒廢,每天還是會多看一點書,期中、期末考也會猛 k 個幾天,畢竟還是要能夠 pass。

Q: 物理在應用科學所跨越的領域非常廣泛,為何您當初會選擇朝光電這方面發展?

Lin: 當時一直在思考將來要做什麼,而光電是政府那時獎勵投資的一個領域,正熱門,再加上自己的興趣,大四時就一直在注意光纖了,當時選修了一門相關課程,有了方向之後也比較有衝勁唸書,(該科目)都能達到九十分以上的成績,後來研究所就是研究相關領域的東西。

Lin: 之後有交大的教授在高雄做 preform(預形體)抽絲的研究,便想找我去跟著他做論文,但因為當時我跟我太太住在台北,她比較不希望我到高雄去,再加上當時在工研院已有三份工作,所以就繼續留在工研院。

Q: 哇!學長當初有什麼特別的專長嗎?為何教授會找上您?

Lin: 教授都喜歡有點子、有創意的學生,而我會找機會,並把握機會做自我推銷,與教授 meeting,剛好也因為有興趣、修過課、也唸過一些論文,所以對那方面就有所了解。把自己準備好,等機會來時,就夠派上用場。

Q: 那請問您在大學期間所學到的,對您現在在社會上工作有什麼幫助或影響?

Lin: 大學學的東西就是今天的專業基礎,課程一定要盡量去理解,這是你們(大學生)跟一般非大學生的差異,有了大學的養成教育,你會對社會的現象、社會的演變、環境環保...等,都會有深一點的理解;另一項就是人脈方面,你週遭的人都是這種人(大學生),你的環境會因而改變(相對於非大學生而言)。

Lin: 最大的幫助是在工研院的時期,當時大多數人都在做光纖感測,我那時是覺得光纖通訊將來應該會很有發展,於是就一個人默默開始進行,到後來漸漸形成一個 team,然後有了成果技術移轉,就有更多的經費,之後就有公司希望我們能夠離開工研院去幫他們,當時光纖通訊其實還沒成形,也是憑著個人的膽識,就跳過去了。

Q: 請問您再工研院待了多久的時間?

Lin: 嗯...不到六年。

Q: 是一段不長也不短的時間,為什麼會忽然想要離開那個環境?

Lin: 有一些也是因為有一點愛冒險的特

質吧,比較受不了那種很一成不變的環境,想出去闖一闖。

Q: 當初一起出去的人都是進行相同的工作嗎?

Lin: 當然不是,有人適合領導就當 leader,有人處理財務,有當工程師,看個人的專長以及特質。我一開始是研發副總,之後升級到執行副總,後來才當上總經理,這期間(2000 年)我曾經把公司賣給美國公司,之後(2002 年)在將它買回來,當時有十幾家類似的公司都被合併。

Q: 那之後其他公司都有買回來嗎?

Lin: 沒有,只有我買回來。

Q: 學長您的公司成立至今,規模不斷擴大,懂得多的、學歷高的後進不斷進來請問您要如何管理他們呢?

Lin: 我們陸續引進許多人才加入這個 team,裡面不乏有美國回來的 PHD,大家就像是同一個 family,利益與共,該享的福利、該分的紅利,絕對不會缺少但相對的大家也要一同承擔盈虧風險,每個人都綁在同一條船上,大家都朝同一方向前進,讓上銓更好。

Q: 那再請問學長,當您在面試新人時,哪些條件是你所堅持的?

Lin: 基本上更方面都會參考,主要就是專業方面。我個人比較喜歡成大的學生,專業素養夠,而且淳樸,以我用過那麼多人的經驗,成大畢業的一定沒有問題。

Q: 他們學生的哪些特質是吸引你的原因呢?

Lin: 專業夠,唸書唸的不錯,忠誠度高,重要的是倫理很好,不會連成果都還沒



與採訪同學合影

展現,就滿腦子都只想跟老闆談福利、談待遇。成大的學生很實在,不會跟老闆打馬虎眼。

Q: 可是我們今天是非成大生的事實無法改變,該怎麼辦?

Lin: 腳踏實地,不要懷有投機的心態,你不可能跟歷練豐富的老闆們鬥智,唯有充實自己,實實在在的來,才有可能成功。

Q: 學長,您大學時英文應該就很好了吧?

Lin: 我英文不是很好,但是我敢 show,在工研院時,有很多外國賓客來訪,我的自告奮勇搶著接待,因為這是難得的學習機會,跟他們接觸可以訓練自己的膽量跟口語表達,而且從他們獲得的資料都是第一手的,所以即使要我自掏腰包來加班接待賓客,我都願意,這是一個製造差異性的機會,你想在一堆人中突顯自己,就必須有足夠的差異性,去挑戰別人不挑戰的,或者去做別人不願意做的事,從中學的寶貴經驗,就是千金也難買。

最接近神秘的亞特蘭提斯 ——劉家瑄

整理\物理三 吳欣樺



震測探勘研究室的照片

劉家瑄系友於民國六十四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物理系，之後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攻得碩士與博士學位，進入美國 Cornell 大學作博士後研究兩年，再進入美國 Standard Oil Production Co. 作地物研究員三年，回國後，加入台灣海洋研究所研究陣容，從副教授晉升為教授，現在也為國家海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這一路走來，他一直投入在研究海洋地質上，盡心盡力為地質界付出許多貢獻。

以下是訪問的內容，(發問以 Q 來表示，
A 為劉家瑄教授的回答)：

Q：請問您的近況，以及說明一下最近在從事什麼樣的研究？

A：當初還在就讀中央物理系時，上面有地球物理研究所，所以到大三時系上分為兩個組別，一為物理組，另一為地球物理組，當時我就選擇了地球物理組，所以到大四畢業時，就往地球物理方向發展。接著到國外唸海洋地球物理，回國後，就台大海洋研究所做研究。

而現在所做的研究最主要研究台灣周圍海域的地質地球物理這方面的調查工作，而細部講起來的話，我自己本身對台灣海洋的板塊構造較有興趣，本身較專長的部分與中央大學地物所王乾盈教授所做研究較為類似，是有關於反射震測這方面研究。我本身就是研究台灣周圍海域地形，因此有畫出一張台灣周圍海域地形圖，你們也許有在書上或其他地方看過我畫的地形圖。

最近進行的研究也有做沉積物的傳輸和活斷層的調查，陸上的活斷層調查已做過很多，因此我們想了解海底的活斷層進而作活斷層的分布調查。除此之外，我們現在也有項關於防災的計畫，是與氣象局合作，想在海底放地震儀，可在海底監測地震的活動。另外還有一項調查，是天然氣水合物的計畫，利用天然氣在高壓低溫狀態中會與水結合會形成冰狀，即所謂的「可燃燒的冰塊」，進行各項研究，而這方面我算是在台灣最早引發這項研究，因現在能源缺乏，且石油很少，因此現在往天然氣的地方做研究，而台灣海域天然氣的分布非常的廣泛，所以台灣地質所有在做這方面的調查，而我也參與在其中。

簡言之,我最近所做的研究,在學術方面主要為台灣周圍海域地質的調查;在防災方面主要在做活斷層的調查,海裡面的地震監測,海底內的坍方(比起路上的土石流危害的程度較小,但現在我們擔心的是大規模的海底坍方會引發海嘯);能源方面,就是有關可燃冰的開發,希望對於國家的能源會有一些幫助。

Q: 那請問您對於有項溫室效應使全球氣溫變高影響地震變頻繁說法有什麼看法?

A: 我認為地震跟溫室效應的關係不大,我不能斷定說彼此沒有關係,但我認為這不是最主要的影響因素。

Q: 請問您目前與哪些國家有研究上的合作?

A: 關於與國外合作方面,從我從國外回來開始就一直有與國外合作的計畫,最主要是與美國及法國合作,而現在也正在與日本洽談。

最早,我從國外時,美國正好有研究台灣南部海域的計畫要進行,因此那時就開始有合作關係。在來到1995年,我們想要了解台灣造山運動發育的過程,因此那時進行一項很大的計畫叫做 "Tisicrust",中央大學地物所也有許多人參與在其中,主要在台灣陸上放許多地震觀測儀,以及我們則是在海底放地震儀,利用美國的地震船來觀測。包含此項計畫,我們總共與美國合作過兩項大型計畫的經驗。

至於與法國合作方面,也是從國外回來時就有陸續在合作,到了1990年國科會要推動與法國國科會合作,因此法國那時推派一位科學家來台灣進行研究,因台灣板塊的幅度碰撞在世界上非常難得年輕的構造作用,所被認為比較容易從這邊探討板塊運動如何發生,所以那時美國和法國都有推派研究人員來台灣進行研究工作,那時規劃說法國人研究台灣東邊,美國人研究台灣南邊,而我們台灣兩邊都做都與他們合作,所以1991年時開始與法國合作這項計畫直到現在還是有與法國合作進行研究,而本身我一直擔任中間的聯絡人。

Q: 那您在擔任與國外聯絡的中間聯絡人時,溝通方面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A: 在與國外溝通方面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只要最初是先把研究什麼及研究方法,以及雙方的利益講清楚,只要講清楚,就大致上沒有問題,之後研究進行時,大部分都會以當初大家一起協議的來做,所以我覺得不管在溝通方面,最後研究成果的發表方面,對我來講,我一直是覺得雙方合作都還蠻愉快的。

Q: 就您在國外待過的經驗,您覺得台灣與國外社會或教育方面有什麼不同?

A: 對於這方面,其實時代一直在改變,現在台灣也已經發展成較多元化了,但在我們那個時代,攻讀博士大部分都要到過外去,因那時台灣只有台灣博士沒有環境可攻讀有關地球物理方面的博士,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那時候學校的老師都是國內的,大部分都為講師,但後來物理系來了從國外回來一位陳滌清老師,當時非常轟動,後來陸續又來幾位從國外回來的老師,包括李冠卿老師(之後擔任過中央大學理學院院長等職位)等,當時在系上幾位從國外回來的老師,都被大家當寶,很受學生的崇拜,所以影響我們那時畢了業都是出國唸書。但現在台灣學生越來越少到國外唸書了,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畢竟國外的環境影響力很大,如果你要到國外唸書最好是要選擇最好的學校唸書,因那邊的環境會使你學習到很多東西。現在有所謂的草莓族,就有這種趨勢,現在父母保護小孩子保护的太好,因此使她們解決能力的事情變差,我認為現在的父母應該要讓小孩子獨自到外面或國外闖一闖,自然懂得如何解決問題,因如連生活上的小問題都不知如何去解決的話,將來碰到更大的問題那怎麼辦?常常看新聞上報導說小孩子去當兵上屬處罰太嚴重,父母都要責怪,但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會變的很糟糕。在我們那時候去國外唸書的人,解決事情的能力都非常好,

Q: 那您覺得國外的讀書環境方面有什麼不同?

A: 國外環境好不好,最主要是看你自已怎麼講,是因人而異的。不過對我來說,國外的環境對我影響還蠻大的,當初唸物理系時自己比較愛玩,因此才選地球物理組,因可以常常出野外玩,在大學時我是屬於愛玩的那一群,對於課外活動的參與很熱絡,我那時也曾擔任過系學會會長,而那時也沒想過自己以後畢了業會從事做研究方面,但因大學時的成績非常好,所以申請國外的學校也很順利,申請上了國外很有名的海洋研究所,加州大學海洋研究所,為美國最好的三個海洋研究所之一,到國外以後,我覺得那邊給我的整個訓練以及所接觸的,對自己整個思維有很大的影響,因那邊有世界上第一流的人在那裡做頂尖的研究工作,所以自己到那個環境之下,很自然的就培養成很宏觀的想法,在那邊討論的都是世界上最先發現了什麼事情,它的影響是什麼,舉最簡單的例子來說,你們都聽過海底會冒黑煙囪及有海底的生物群,1977年時我剛到那邊,有一天,較大家趕快到會議室去,因有航次回來了,有最新的結果要發表,我也跟著到那裡,但才剛到那裡我自己什麼都不懂,而他們就在秀他們在海底所拍到的影片並且解說著,可是現在回想起來那次的發表是非常重大重要的發表,而自己因在國外所以就有機會接觸到這項發表。因此自己在那樣的環境之下,讓我改變了很多,慢慢知道研究工作的方式有很多,有些也很有趣,重

要的是看你有沒有機會去從事,而且在國外也學到非常多的觀念。之後許多朋友也在笑我說我怎麼會從事研究工作,總覺得我的個性不是去從政就是經商,所以國外環境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Q: 請問您那一屆大學同學畢業後從事什麼樣的走向?

A: 我們這屆有你們很熟的王敏生教授從事研究工作,還有如果從事業上來看,做的最成功的是劉富臺現任為美國聯電的總裁,原是聯電研究的副總裁。還有許多從事做研究的同學,甚至也有在中國石油公司做的不錯的同學。許多都達到中階主管以上的職位。

Q: 那請問劉富臺學長以前在學校是什麼樣的人?

A: 一個人的機緣其實是很難講的,因他以前在學校唸書時成績並不是最頂尖的,但後來還是事業非常成功,所以唸書這方面是方常好玩的一件事,那時候班上三十幾個人,我在班上成績並不是算最好,至少大一大二成績都不是很好,是後來到了地物組才變好的,但我是當時全班為一一個沒有補考過的,當時班上有一個女孩子她成績非常好,是北一女畢業非常優秀的同學,但她也曾補考過,雖然是其他因素使她補考,但她還是有補考過,而我是唯一班上沒補考過的。

要的是看你有沒有機會去從事,而且在國外也學到非常多的觀念。之後許多朋友也在笑我說我怎麼會從事研究工作,總覺得我的個性不是去從政就是經商,所以國外環境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Q: 請問您那一屆大學同學畢業後從事什麼樣的走向?

A: 我們這屆有你們很熟的王敏生教授從事研究工作,還有如果從事業上來看,做的最成功的是劉富臺現任為美國聯電的總裁,原是聯電研究的副總裁。還有許多從事做研究的同學,甚至也有在中國石油公司做的不錯的同學。許多都達到中階主管以上的職位。

Q: 那請問劉富臺學長以前在學校是什麼樣的人?

A: 一個人的機緣其實是很難講的,因他以前在學校唸書時成績並不是最頂尖的,但後來還是事業非常成功,所以唸書這方面是方常好玩的一件事,那時候班上三十幾個人,我在班上成績並不是算最好,至少大一大二成績都不是很好,是後來到了地物組才變好的,但我是當時全班為一一個沒有補考過的,當時班上有一個女孩子她成績非常好,是北一女畢業非常優秀的同學,但她也曾補考過,雖然是其他因素使她補考,但她還是有補考過,而我是唯一班上沒補考過的。

我們班上除了劉富臺還有另一位事業做的很成功,之前我們還聚會過,大家還討論說驚嘆他們事業如此成功,所以說,人的際遇是非常奇妙的,最重要的是你們以後進了研究所是不是真的能找到你的興趣,像我現在在台灣做的研究工作很多都是我非常喜歡做的工作,一但喜歡你自己做的東西,自然你會投入在其中。

Q: 請問您當時選擇地球物理時就非常有興趣了嗎?還是後來才培養的?

A: 當初因大學採聯考制度,最後會進物理系的過程也非常好玩,而在進物理系之前我自己是對工程比較有興趣,我的興趣一直是在應用方面,即使我現在作地球物理的研究也是最主要在應用地球物理的技術去做地質方面的問題,而當時就覺得自己應該要讀工程方面科系,而當時也有機會去讀醫,但因自己無法接受醫生開刀時所要保持的心情,所以就覺得自己不適合從醫,還有因自己父親也是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所以那時放榜一出來,我父親就說我們要變成系友了,所以也因此決定唸中央物理,我自己與中央物理的淵源還蠻深的,所以剛開始也沒有所不所謂的興趣,但相對於數學化學,物理是一直有興趣的,因自己數學化學一直不是學的很好。

而我們班那時有個趨勢:會讀書的留在物理組,愛玩的或是物理混不下去的就選擇地球物理組,我們那班同學中有失聯的,而通常都是比較不得意的,但這也不一定各行各業都有發展。

Q: 請問您在你生長過程中有哪些比較重大的轉折點,對你的價值觀有什麼樣的影響?

A: 這個我也常常跟我的小孩提到,一路走來回頭看看人總是會有一些轉戾點,常常會有某些人跟你講了一些話會影響你自己很大,像我自己,我一路這樣走過來,影響我最深遠的就是我父親,因為我做事情的方式和思維跟我父親還蠻接近的,受他影響很大,我父親本來是從事軍職方面,後來是從事技術方面,所以我從他那裡學到很多處事方法。除了我父親之外,也有幾個人也影響我很深,我當時大學聯考有重考過,而我們那時理工很流行,物理方面我雖有興趣,但是數學化學方面一直不是很好,尤其那時第一次聯考考的不是很好,因此有想換組的念頭,換成社會組唸歷史地理人爲是背科會比較好讀,那時我父親說我要轉可以轉,所那時我就開始考慮是否花一年的時間重新讀社會組,

那時我父親的朋友就跟我說,同常人碰到這種情況有兩種對付的方式,第一種就是既然我不喜歡就換,但要有勇氣接受新的挑戰,另外一種人則是,就不信自己會做不好,既然已經做不好,那就要再繼續努力試試看能不能做好,他就對我說我現在面臨這種情況,看我選擇要走哪一條路,那時我自己有受到他的影響,那時我自己也在想說換組我對於新的東西我也不見得會喜歡,因自己只接觸過皮毛,所以也不清楚是否會真的喜歡。因此我從那時候父親的朋友中,知道人要挑戰,想到他說的,我不相信我自己做不好,所以決定自己重新再來過,知道自己數學不好化學不好,因此專門針對那兩科作加強,雖然考後並沒有變的非常好,但自己總是通過了一項考驗。

而現在自己的研究生常常會問說為何我當時會決定要唸博士,然後我就想當時其實自己對唸書也不是那麼有興趣,但又不相信自己會拿不到博士,相信自己會有這個能力,既然有了目標決定要唸博士,我就會把他唸好,因在國內有許多也是考試完就忘了,所以剛開始到國外時,很多事情都要重新學,但一樣秉持著不相信自己會做不好的信念,不管有什麼問題我都努力去做,剛開是去時我唸的很辛苦,但最後我是在我們班裡面第一個唸完博士的人,因此那句話真的對我影響很大。

而高中時我家搬到台北,但我就讀南一中,所以當時住在天主教辦的宿舍,那個宿舍真的辦的很好,而那裡有一位袁神父那時全心全意投入在照顧這些中學生,管理很嚴格,而他的精神為「我為人人」,對於整個團體及群社的觀念,我是在那時建立起來的,我高中時就算已離開家住在宿舍,學習獨立,而在宿舍裡又有很好的規範有熄燈時間有活動等等,因使我未來在團體活動並不會有不適應的情況。也受到神父的影響我自己會想對這社會作出點貢獻,所以我常說希望這社會傻瓜多一點,如果社會都是聰明人,那就會變的非常功利主義。

在大學時影響我很深的是顏滄波教授,他是在台灣地質界非常受人敬重的教授,正好他當時從地質調查所退休後到中大地物所當教授,他做學問的態度非常嚴謹非常令人敬佩,到大四時,修了他的專題報告,總共四位同學修,因他非常嚴格,上學期結束後到了下學期發現只有我一個人繼續再修,因這門克是一學年的,即使只有我一個人修,他還是要上,那個學期就只有我跟教授一對一面對面上課一個學期,他很了不起,我們常常談學術方面的討論,上課方式變成是我報告一個禮拜他報告一個禮拜,但兩個鐘頭並不是都只談專題,而甚至談到做人做研究做事的方法,而這對我的影響非常大,他談到國內做研究的人都不能不想吃苦,因此跑野外的工作都沒有人做,如過做研究

你的觀測資料數據不正確或是沒有觀測資料,因在實驗室作模型大家都做的出來,所以如果你沒有真正觀測的資料是不行,他常說你們這些讀地球物理的,應出去看看地球到底找什麼樣子,要到處看看,所以之後到國外唸書也是受他的影響,用地球物理方法作地質的研究也是受他的影響。甚至是像我現在會滔滔不絕的對你們說話也是受他的影響。

在同學方面,影響我最深的就是我太太,我太太是我的同學,我們是中大那時成功的班對,而我太太做很多事情的方法跟我完全不一樣,因此我從她那裡學到的是不是所有事情都要按照自己的方法作才能做的成功,如果現在我跟她碰到事情,但兩人都想要處理的方法不同,因此可能會吵架,但發現她按照自己的方法作不見得我的方法會做的比她好到哪去,這方面的學習很重要,影響我以後處事的方式,如其他人有不同的意見也很好,反正就是去做,因做出來後不見得自己是對的,學習如何尊重別人的意見。

還有為何當時要回國內,那時同學劉富臺,那時就問我說我何時要回台灣?不是一直說要回台灣做研究嗎?這對我衝擊很深,因此發現台灣海洋研究所有徵求一職務,便有了回台的想法,但當時又因美國那邊也有一項研究機會,所以還是留在美國,四年後發現台灣海洋研究所那項職務一直沒找到人,因此與我太太討論之後決定回台灣。人很好玩,常常因某機緣下,某個人某一句話而影響很深。



Ching O 4 Disney! (系友桂慶寧)

I am not sure whether the following email has reached the coordinators for the 30-year reunion. I know the event is almost two months away; and there will be a lot of emails or phone calls arriving late, so most activities may be still up in the air.

I would like to offer a few words of my journey in getting wiser and older.

This is an introspection of my 30-year anniversary of the NCU 1975 class in Physics

First of all I admire and respect those classmates who have been enjoying the joy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physics without applications. They are all more brilliant than I am. They were my idols. I strayed away from pure physics to nuclear engineering, to risk assessment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to quasi-administrative first-line management. As I walked further away from Landau and Lifshitz, Schiff or Feynman's text books, the more I appreciate the importance of thinking clear.

Secondly, I envy those who have been in the applied physics arena with high growth potential, e.g, computer, telecommunication, chips, nanotechnology. Those who spend as much time in these fields as mine in nuclear engineering are highly likely richer than I am. Who would imagine that the nuclear engineering 30 years ago would degenerate into a sensational ammunition for the politicians and environmentalists. Shortly after I entered the graduate school in Tsing Hua (1975-1976) majoring in nuclear engineering, followed by UW-Madison (1977), Stanford and MIT (1978), and then Institute of Nuclear Energy Research (1979-1982), TMI (1979) changed the fate of nuclear engineering. The situation of nuclear power in Taiwan has been even more pathetic than else where in the world.

Thirdly, I empathize those who are constantly leaning new things but do not seem to find exactly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They share with me the secrets of enjoying serendipity which is fleeting and elusive. The realization comes a little bit late, but for sure, that not every studious physics graduate can become rich or famous. One may push the baton down to one's children. This may not always be a good idea, but it is quite convenient and natural. I am still refreshing myself with AP statistics and calculus problems, hoping that some day my youngest daughter may land a better job with better high school academic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Lastly, I wish the best for all the alumni in preparation for our 40-year reunion. I also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the future alumni to keep an open mind, heart and eye for the career and other life endeavors. Ironically, those with the best grades in college may not be the most successful in their career, even more so in other facets of life.



(系友郭烈銘 94/05/07 於建中母校前)



(系友劉富台全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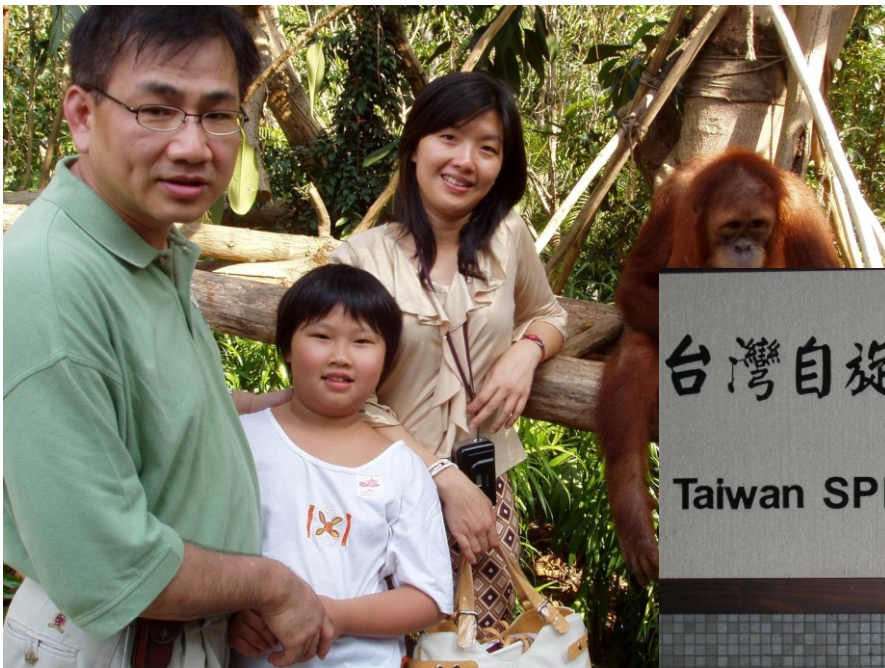
系友吳德和



個人近照

與學弟妹分享的話

學物理是我一生中最正確的抉擇，
至於學物理有什麼好處呢？Well，
我想你應該問的是：你能為物理
做什麼事？而不是問物理能為你做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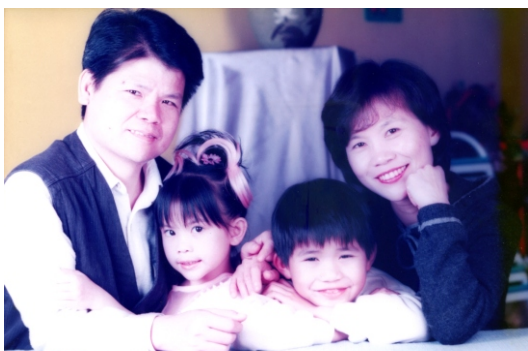


全家福



2004 年 12 月吳德和教授
手持台灣自旋科技研究中心
最新製備之記憶體 8 吋晶圓留影

系友林松福



全家福

中大四年的生活，像一瓶陳年老酒、愈陳愈香。還記得以前在學，每逢週五下午必心向台北繁華生活，可是現在年紀大了，回想那四年的生活，是那麼地純樸、單純、可愛、常常叫人不禁回味，尤其晚飯前的籃球活動，打球後、再沿路撿拾松果互丟追逐，印象中好多人都會弄把吉他自彈自唱。可能是過於單純的生活所造就的吧！不管宿舍如何交替，同住室友總會有人喜愛談著吉他哼唱，也不覺培養了我對歌唱的喜愛。這十年來在這瞬息萬變的產業洪流裡，能夠站穩腳步，中大四年給我很好的基礎。

系友蔡文彬

- ◆ 「物理」讓人眼界更寬廣
- ◆ 「物理」讓人心胸更開闊
- ◆ 「物理」讓人態度更謙遜



2004 年 11 月於西班牙(Bilbao)古根漢博物館

系友周貴煌



2005/03/05 與老婆到大雪山玩雪

系友留言板

Email : eliana@klenard.com

主題：我是湘琪

post 時間：2005/12/15 下午 05:58:49

無意間發現這裡,有些許感動...也想起了大學時代的種種...畢業十幾年了,不知能否在遇故人? 好想念...
我目前已在溫哥華定居,寫信給我吧!

Email : wsu108@hotmail.com

主題：尋人

post 時間：2004/9/22 上午 03:22:21

若有人知道鄭為太的消息，請與我連絡。
謝謝。

Email : yihui33@hotmail.com

主題：尋人

post 時間：2004/5/8 上午 11:45:00

想尋找 吳酉餘(魷魚大哥)

Email : moonstar0147@yahoo.com.tw

主題：尋人—中央物理陳立格

post 時間：2004/3/18 上午 06:13:20

想尋找此人中央物理陳立格 如果有知道他的下落的人請聯絡我 謝謝
感激不盡

Email : wsun@m2.is.net.tw

主題：嗯.....打聲招呼

post 時間：2002/9/21 上午 01:17:31

Hello,...

我是澤村.....83級是也

Email : wanwan@maruco.url.com.tw

主題：哈囉！

post 時間：2001/10/30 下午 06:18:34

好久不見了！我是汪汪！

Email : preterlin@yahoo.com

主題：加油!!

post 時間：2001/10/12 下午 10:36:23

我是普里特

物理系系友之家加油!!

期待很久了說

Preter

Email : JKCChen@seed.net.tw

主題：尋人

post 時間：2001/7/11 下午 05:42:57

有誰知道六五級系友李維才的下落
嗎?

留言節選自系友會網站留言板,為各屆系友的留言。

p.s.請系友留言時,別忘了告訴大家你是誰喔!

